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任 蒋树声

副主任 洪银兴 陈骏 张异宾(常务)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王 颖	王明生
左 健	叶继元	孙义燧
李 成	吕 建	许 钧
陈 骏	宋林飞	张异宾
吴培亨	周 宪	郭子建
洪银兴	钱乘旦	龚昌德
蒋树声	程崇庆	赖永海
谭仁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金蔷薇》: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论 / 董晓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ISBN 7-305-04862-3

I. 走... II. 董... III. 巴乌斯托夫斯基—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研究 IV. 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5923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健

丛书名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书名 走近《金蔷薇》——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论
作者 董晓
责任编辑 王伟 沈卫娟 编辑热线 025-83597243
照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55 千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5-04862-3
定价 15.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2169 025-83592317
电子邮件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总 序

洪银兴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从根本上说,21 世纪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使命,博士是高层次人才的代表。如何培养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使他们在下世纪成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无论是对高校本身还是对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为了展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风采,加强学科与学术队伍的建设,促进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经过长期酝酿与充分准备,我校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此次编进《博士文丛》中的论著,大多是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我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的博士论文,是在广泛动员、严格把关的基础上,根据质量第一、公平公开、规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fongbook.com

运作的原则认真遴选出来的,同时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特别注重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南大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博士文丛》虽然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基本上反映了南大青年学者丰富而活跃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南大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此次我校组织编辑出版《博士文丛》,就是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并着眼于下世纪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相信《博士文丛》的出版对于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推动学科建设,一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致力于追求卓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这一人才摇篮里茁壮成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这块科学沃土上勤奋耕耘。近百年的办学实践塑造了南大师生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博采众长、汇融百家的开放精神和兢兢业业、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培育了南京大学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近百年的历史,尽管世事沧桑,但这样的精神和学风一直在南京大学传承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正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使南京大学深深植根于传统与现代的沃土中,不断从本民族和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吸取新的营养,形成了南大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氛围,使南大在近百年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永不衰竭的青春活力,使学校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南京大学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强大、科研实力雄厚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大师,一流的学术大师又离不开一流的学术环境。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南京大学将一如既往,继续改善条件,为广大教师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同时我也衷心希望全校教师尤其是广大中青年教师,发扬我校优良传统与学风,在南大优良的学术环境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1999年5月20日

序 一

谭得伶

巴乌斯托夫斯基是 20 世纪俄苏文学中有卓越艺术成就和独特风格并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家,是俄苏文学中浪漫主义抒情流派的重要代表,是俄苏文学百花园中一株秀丽的奇葩。他的重要性正随着岁月的推移而增长。在我国,他的作品也深受文艺界人士和文学爱好者的喜爱。但无论在苏维埃时代或在其解体后,抑或在我国,对这一流派和这一作家的研究都是非常不够的。董晓的《〈金蔷薇〉是怎样铸造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论》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具有拓展学科领域的意义和应用价值。这对于了解作家抒情散文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价值,对于研究 20 世纪俄苏文学的抒情浪漫主义传统,对于重构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我国浪漫主义抒情散文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借鉴作用和影响。

本书在材料的占有上迄今为止在国内是最丰富的。在此基础上,本书作者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有不少新的拓展和推进。

作者首先对巴乌斯托夫斯基浪漫主义创作的历史发展做了

认真的梳理,把它分为追求幻想和梦回现实两个阶段,在概括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作家在转变前后始终保持着浪漫主义理想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其创作成熟期则体现为“现实理想化、理想现实化”的创作原则。这种概括富有历史感并完全符合作家的创作实际,同时符合俄苏文学中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本书第二和第三章准确地概括了巴乌斯托夫斯基浪漫主义创作的审美内容——“艺术之恋”和“大自然之恋”两大主题。第二章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巴氏创作中的“艺术主题”,并把“艺术之恋”视为统摄其抒情散文的“灵魂”。这种分析有创新意义和富于启发性。作者认为,要理解巴氏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理想境界,必须理解巴氏创作中“眷恋艺术的情结”。具体地说,对艺术的挚爱不仅是巴氏从事创作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且艺术已成为他创作的重要主题,作家将对艺术的热爱化为“艺术之恋情结”融进自己的创作中。在这一章中,作者着重分析了体现巴氏“艺术之恋”的两部重要代表作——《金蔷薇》和《一生的故事》。《金蔷薇》是巴乌斯托夫斯基一生眷恋艺术的情感结晶,它的特点不仅在于作家以艺术家独特的审美眼光来看待文学创作问题,使之成为一部“抒情的文艺理论著作”,更在于书中贯穿着作家将艺术情感化的心灵世界看作人的最高理想境界的精神。在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中,巴氏以“眷恋艺术的情结”审视自己的生活道路,展示历史画卷,不仅表现了作者思想情感演化的历程,而且以见证人的身份,艺术地展示了历史风貌,将历史、社会文献糅合在自己审美化的情感世界中。

第三章着重探讨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中的“大自然之恋”。在他的创作中,大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主题,是他浪漫主义抒情的对象。大自然与母亲被作家视为一体,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被作家赋予了内在生命力并与抒情主人公产生心灵的交融。这一章

也论述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大自然之恋”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关系,将作家与前辈及同时代作家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尤以对比分析巴乌斯托夫斯基与普里什文在表现大自然方面的异同最为精彩,显示出本书作者敏锐的艺术鉴赏力。

在我看来,本书最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在深入细致地分析和解读大量作品的基础上,对作家的抒情浪漫主义风格作了整体把握,不仅指出作家的散文具有诗化特征,而且指出其本质在于作家追求人的心灵、人的生存状态的高度艺术情感化。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阐明了作家散文独特的审美特征——真切的梦幻和诗意的追求(本书第四章)、独特的审美功能——抚慰痛苦和慰藉心灵(第五章)。这样,本书就从审美内容、审美特征和审美功能三个方面揭示了巴乌斯托夫斯基抒情浪漫主义创作的整体风貌和主要特征。这确实是本书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新的开拓。

本书也成功地论证了巴乌斯托夫斯基在 20 世纪俄苏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而科学地给他以历史的定位。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尤其是 20 世纪 30—50 年代中期),苏联文坛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指导下,对浪漫主义文学采取了漠视的态度。但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确实在巴格里茨基、普里什文、格林、巴乌斯托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中屹立着。尤其是巴乌斯托夫斯基,他是 20 世纪 30—50 年代初苏联浪漫主义文学处于最困难时期坚守这一文学传统的重要作家。在保持和发扬俄苏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方面,巴乌斯托夫斯基功不可没。

总之,本书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抒情浪漫主义创作,材料丰富翔实,结构清晰,论述深刻,文字表达准确流畅,有独创性的见解,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学术视野开阔,态度严肃认真,学风严谨,文风朴素,逻辑思维明

走近《金蔷薇》

确。这部著作的问世,无论对重构 20 世纪俄苏文学史,深化我国对
外国文学的研究,提高读者对外国文学的艺术鉴赏力,还是借鉴
外国作家的创作经验,繁荣我国的浪漫主义抒情散文,都会有良好
的作用。

2006 年 1 月

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序 二

蓝英年

董晓是我年轻的朋友，勤奋好学，花了几年时间，完成了《〈金蔷薇〉是怎样铸造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论》专著。我不是研究学问的人，一向怕读学术著作。因为当下的学术著作，我多半读不大懂，术语不大理解，抓不住作者的思路。就是读懂了，也觉得陈词滥调居多，新颖的见解稀少，没有读的兴趣。这次读董晓的专著，感觉不同，不仅读得下去，还颇受启发。他把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和中国作家秦牧相对比，并从中引出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

秦牧与杨朔和刘白羽一度并列为中国三大散文家。这三人中秦牧的作品我读得最多，杨朔只读过他的几篇代表作，刘白羽的名字虽如雷贯耳，但却没读过他的散文。三年困难时期我就读过秦牧的《花城》和《艺海拾贝》。改革开放后又读过他的《地球龙迹》和《访龙的家乡》，但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

秦牧的散文以知识取胜，开文化随笔的先河。《花城》和《艺海拾贝》均于 1962 年出版，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这两本书吸引读者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并非完全由于作品本身。三面红旗的

狂热还未褪尽，歌颂三面红旗的作品仍充斥书店，读那些作品当然不如读秦牧的散文有趣。从他的散文中起码还能获得一点知识，如他写的《天坛幻想录》我至今仍有印象。他谈天坛圜丘的建筑特点，圜丘的石阶、石栏和铺在上面的石板都与九这个数字有关，从而推理出，九是最大的数字，中外皆然。

《艺海拾贝》是一本谈创作经验的书，里面有些有趣的故事。如谈齐白石画虾，他与徐悲鸿的友谊，郑板桥对徐渭的崇拜，冯小青的哀怨诗，“柳絮飞来片片红”等文字游戏。这都是秦牧用来说明道理的例子。道理忘了，因为不过是老生常谈，例子倒是我不知道的，所以至今未忘。这是谈创作经验的书，在技术层面上也泛泛谈到一些，如要注意观察啦，细节的真实啦，语言的锤炼啦，就是没有作家自己的创作思想。秦牧在宣传、阐述、捍卫钦定的思想。作为作家，秦牧不可能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没有自己的看法。大跃进之后是莺歌燕舞还是饿殍遍野？如果大家都能看到的现象他看不到，那还能算作家吗？秦牧看到了，但不敢讲，甚至不敢想。那年头在公开的场合谁又敢讲真话呢，更不用说发表文章了。就是这本处处设防的《艺海拾贝》在“文革”中也被定为大毒草，秦牧为这本书吃尽苦头。秦牧一心改造思想，即放弃自己的思想，用别人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多年改造的结果，便没有了自己的思想，也失去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岂独秦牧一人？果戈理在小说《肖像》中塑造了画家恰尔特科夫的形象。恰尔特科夫原是一位有才华的画家，但他追求名利，按照订画人的口味画，他们要他画成什么样子他就画成什么样子。他成了时髦画家，百万富翁。一天他参观他的一个老同学的画展。这位老同学蛰居意大利，把名利置之身外，潜心作画，画出了伟大的作品。恰尔特科夫看过后灵魂为之震撼。他翻看自己早年的画，看出上面有天才的印记。他想抛弃一切，像老同学那样，潜心作画。但画笔已经画时髦画习惯了，不听使唤，怎么画怎么俗气。后来恰尔特科夫精神失常了。中国作

家路翎比恰尔特科夫的命运更悲惨。恰尔特科夫丧失才华是自食其果，路翎则是被迫害的结果。路翎曾是才华横溢的作家，早年写过《财主的儿女们》和《初雪》等优秀作品。后受胡风牵连，被定为胡风分子。1980年平反后，仍渴望写作，可写出的东西同他平反前写的检查一样，他的思路已经定型，句子已经固定，无法改变了。这不是路翎个人的悲剧，而是全民族的灾难。

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是位边缘作家，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还未受到官方重视。1955年以前出版的《苏联文学史》从未提到过他，却不止一次提到潘非洛夫和巴巴耶夫斯基。他谈创作经验的书《金蔷薇》是1956年出版的，即在斯大林死后，甚至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这是苏联一段短暂的解冻时期。苏联不少优秀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他的文章未必都是这一年写的，俄国作家有“写好放在抽屉里”的传统，当然冒着被抄走的危险。有的人写好后藏在别人家里。这样的作家不少，可以举出一系列来。巴乌斯托夫斯基与秦牧最大的不同是他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用自己眼睛观察社会。所以他能说出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对读者有很大启发。秦牧则用别人的脑子思考，所以说不出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来。这些问题董晓分析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这本论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的专著是一本作者通过分析大量资料、经过自己认真思考写出来的书。我前面说过，我读不大懂学术著作。可董晓这本专著我不仅读懂了，并且获益匪浅。我想不抱偏见的读者，读后都会有我这样的感觉。

二〇〇六年元月末
于北京寓所

目 录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洪银兴)

序 一(谭得伶)

序 二(蓝英年)

前 言.....	1
第一章 创作历程.....	9
第一节 追寻幻想:早期创作的理想主义色彩.....	10
第二节 梦回现实:30年代以后创作的理想主义色彩	25
第二章 “眷恋艺术之情结”:创作灵魂.....	40
第一节 “艺术之恋”与创作主题之选择	41
第二节 “艺术之恋”与人生艺术化	64
第三章 “大自然之恋”:自然世界的艺术情感化.....	79
第一节 “大自然之恋”的精神内涵	82
第二节 “大自然之恋”与传统的影响	99

走近《金蔷薇》

第三节 人与自然的生命交融.....	112
第四章 意境与情调:创作的审美特征	121
第一节 真切的梦幻:独特意境	121
第二节 诗意的寻求与创造:诗化情调	149
第五章 总论	171
一、现实人生的理想化审美把握	171
二、独特的审美功能	178
三、对现实的超越以及作家的文学命运	184
四、与当代苏俄文学的关系	198
五、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联系	203
结束语.....	216
附录 寻访《金蔷薇》的故乡	219
主要参考书目.....	225
后记一.....	227
后记二.....	229

前 言

苏联文学曾被我们赋予了太多的非文学性的内涵，因而反倒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了。其实，苏联文学仅仅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文学，“苏联”二字并不应当指涉我们曾想当然的那种精神特质，而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倘若以这种单纯的眼光来审视苏联文学，就会发现，有许多真正的文学家正是因为我们过去那种复杂且滑稽的观念而没有被我们真正理解。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这位独具特色的抒情大师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70多年来，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一直在苏联、当代俄罗斯和世界各国读者中享有较高的声望。在他辞世前，他的大部分作品已经有了多种文字的译本，在波兰、法国、英国、美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民主德国等等几十个国度里流传着。^① 在他逝世前一年，当美国女演员迪特里赫在莫斯科如愿以偿地见到这位她钟爱的作家时，她手捧着英文版的《金蔷薇》，单腿跪下，深情地吻了一下老人的手。这跨越了冷战期间意识形态鸿沟的一吻是对这位老艺术家慷慨与博大的胸襟的深深赞美。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英文版文集前言中写道：“我要向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凡人脱帽致敬，

^① 见《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文集》第9卷，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462页。

无论他是谁,我会关注他们可能经历过的无法避免的苦难和生活偶尔赐予他们的微薄的欢乐。”^① 这是在那个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苦涩年代里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心声。1965年,当已被官场的浊气夺去了艺术生命的肖洛霍夫终于在最后关头取代了巴乌斯托夫斯基,夺走诺贝尔文学奖时,不明底细的意大利出版界居然已抢先出版了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丛——《巴乌斯托夫斯基文集》。意大利人哪里会知道,正是苏联政府的威胁、干涉才使瑞典人最终放弃了这位令莫斯科当局讨厌的作家。^② 但人民是公正的,早已丧失了当年创作《静静的顿河》时的艺术激情的肖洛霍夫并没有因获奖而改变其在苏联读者心中业已暗淡的形象,而60年代的莫斯科人恐怕都不会忘记1968年7月17日这一天。当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遗体被运往他的第二故乡——塔鲁萨小城安葬时,尽管莫斯科当局下令取消了通往塔鲁萨的所有班车,但是包括许多著名作家在内的数万名莫斯科市民仍然冲破警察的阻拦,以各种方式前往墓地,与他们心爱的作家告别。^③ 虽然由于历史焦距的短近,巴乌斯托夫斯基真正的文学史价值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但我想,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得到的苏联人民由衷的爱戴,并不是每一个被写进《苏联文学史》专章的“巨匠”都能享受到的。今天,当我们抹去了心头浮躁的政治功利主义情绪后,对这位曾在严酷的年代里歌唱了自由,给予苦难中的人们以心灵的温存抚慰与默默祝福的艺术家,对这位曾以自己的良心和勇气捍卫艺术的独立精神,为众多横遭不幸的作家声张正义的艺术家,我们是应当好好审视一番的。

① 阿·依兹迈洛夫:《与巴乌斯托夫斯基面谈》,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② 关于这一情况,可参阅俄罗斯《文学问题》杂志1995年第5期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世界》1998年第12期。

③ 参见《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世界》1998年第12期,莫斯科。

“巴乌斯托夫斯基”更是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作家们倍感亲切的名字。从40年代末起,他的作品就陆续被介绍到中国。迄今至少有30种以上的单行本或作品选集由中国各家出版社出版,包括《卡拉-布迦兹海湾》、《科尔希达》、《森林的故事》、《猎犬星座》、《面向秋野》等重要的中篇小说;而以《雪》、《细雨蒙蒙的黎明》、《碎糖块》、《一篮枞果》等为代表的近40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也在十多家重要的文学杂志和报刊上被译介过来。他的散文名作《金蔷薇》1956年就被译成中文,40余年来成为许多中国作家心爱的伴枕书。同一部作品以多种译本的形式被译介过来的情形屡见不鲜。譬如,《金蔷薇》就曾五次被完整地译介(有的译本取名《金玫瑰》);《雪》曾至少九次被译介过来;《卡拉-布迦兹海湾》也曾以《卡拉布格海湾》、《卡拉-布迦日海湾》、《荒漠里的新城》等译名先后四次被翻译过来。继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上、下卷后,目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也将出版新的选集。近年来,该作家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和著名散文《文学肖像》也在中国出版。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这位艺术家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

巴乌斯托夫斯基是以他独特的艺术追求而赢得广大读者的厚爱的,但读者的挚爱并未推动苏联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这并非因为学术界拥有“高于一般读者的”审美水准,而是因为一些研究者仍然固守着某种偏见。“评论界时常责备巴乌斯托夫斯基脱离现实生活。大自然、艺术、历史——当周围正在发生着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时,难道一个艺术家应当沉溺于这些主题之中吗?”^①这便是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学术界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

相对于中国翻译界,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界对该作家关注得并

^① 阿·依兹迈洛夫:《与巴乌斯托夫斯基面谈》,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